

新 马 文 艺 丛 书

芭 洋 上



小 说 集

赵
戎
著

新 加 坡 青 年 书 局 出 版

新马文艺丛书

芭洋上

赵戎著

李汝琳 主编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版
权
所
有



翻
印
必
究

芭洋上

赵戎著

青年书局印行
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#02-27

新加坡180231邮区

承印：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

2006年3月31日简体字初版

定价：S\$8.50

ISBN 981-05-5454-0

目 录

芭洋山·····	1
码头上·····	26
古老石山·····	40
狗的故事·····	49
后记·····	93

芭 洋 上

在云边——一个靠着马来亚东海岸的彭亨州的小市镇，差不多逗留了一个多星期，这地方只有一条不像样的街道，疏落地点缀着几间简陋的商店，便算是这个小城的中心点了。别看轻它了吧，它却是供给了周围的椰园、胶林、木厂山芭里的工人和农民们的生活必需品呢。但，它实在也小得怪可怜的，单这条短短的唯一的黄泥路，却不时扬起了漫天昏浊的泥尘，使人们的眼睛也睁不开来；不知经过多少时候，板壁上也封满了寸把厚的灰尘哩。我们三个惯于寂寞的行脚人，也感到住得有点厌烦了，还是我提起，催促他俩快些动身起程。住不惯大城市的我，来这里一住上几天，也玩得够腻了，即使要跑遍靠近左右的芭场，只不过花大半天的时间就可以。虽然，为着逃避日寇的爪牙——特务和侦探们的追捕，为着避免牺牲，不得不过着吉卜赛人的生活，天天溜达着同一的甘榜（即乡村）、芭林、河畔，采摘着椰子、巫笋金、山杨桃和红毛丹，或在那枝叶茂密得透不进一线阳光的树荫下，跟着歇息的庄稼汉闲谈，……

这些，日子一长，也就觉得乏味了。尤其在晚上，夜幕开始罩下的时候，那热带山芭特别多的传布疟疾的蚊子，花脚的，灰黑的，深黄的，大大小小的，成群结队地活动起来，向着人们和畜牲环攻，在人头上不住地嗡嗡嗡嗡的轰叫，教没有蚊帐设备的我们，在那漫长的闷热的黑夜里，好够受罪了。——这令人闲着便会发愁发闷的马来半岛上的偏僻的小市镇啊！

“干吗立刻就走？横竖有空嘛，难得多玩几天呢，看看那一群群的燕子和白鸽也怪有趣的！还有波冷咕咕的歌唱，也可以排遣这苦难的日子吧！”琳还依依不舍地说。他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海边或是山芭，和令人遐思的所在，都会很自然地发生留恋的，我了解他的心情，单看他那时常怅望的神态，便可以看出来了。虽则他个性活泼，表现得十分快乐的样子，可是，有时却也掩不了内心的情感，我知道，也许我们这一去恐怕永没有机缘再来了。不是吗，在这险恶的人生旅途上，又是多么难以逆料的呀！在我，一个曾经受尽了大城市奚落和冷淡的孤独者，对于已往浪迹过的每一角落，在深夜里的孤灯前，甚至于静寂的白昼间，也常常不禁涉起了回忆的思潮，怀念和感慨呢，还能有所例外么！我同情他，可是，我仍然硬着心肠说了：

“还是走了吧，让生命到别处开花！换换空气也好，或者更有好看的啦，而且，再等到封港期，也难得渡过兴楼河了。”封港时期的不断的日以继夜的下雨

天，气候像发了霉一样的阴沉，连出外一步也觉得麻烦不便；洪水泛滥了地势低的市镇，冲走了人民的牲畜和房屋，我们在北涧早已领受过滋味了，这马来亚特有的封港期！

“走也好，反正在这里过了不少日子嘛，我们的通行证也快要满期了。”潭的意见赞同我，二比一，于是我们决定了动程，要离开这万绿丛中的小村落，另寻生活去了。

那时，正是将近中午的时分，一九四四年底秋天了……

我们这一群旅行者——不，说是流浪汉吧，三个人的行李，只扎成一个小小的包袱，由大家轮流背负着。多么寒伧的行色啊！就这样我们踏上了征途。

“再会吧，可爱的乡村！”琳挥了挥手，像和恋人告别的样子。

我跟着也留下最后的一瞥，可是已经渐渐地远离了，看不见人们和家畜，只望到绿丛中隐约的露着半边灰色的屋脊……

多谢那一见如故的马来船夫沙温——这整天在云边河划渡搭客的土人，他快乐地划着那狭长的游艇；只消一会儿，便把我们载过那条不大宽阔的，浑浊的，蕴藏着无限神奇和秘密的小河流，平安达到对岸了。可不要看轻它——那潮退时涉水也渡得过的云边河，为着要在这河上讨生活，不知几多马来船夫渔夫们，曾在撒网垂

钩或划渡运载的时候，给那些残忍的凶恶而丑陋的鳄鱼，用它的织着硬甲的巨尾一搥，人和船也给它打翻了，那么容易便牺牲在它的腹内。我们刚来的时候，就听到一个马来妇人在河边洗衣服，无端的给鳄鱼咬伤了腿部，侥幸走得快，险些送命哩。但那鲜血淋漓的惨状，真教人对这小河起了恐怖和畏怕的念头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又踏上另一边温润的土地，那热情的乐天的沙温忽然蹙起了眉头，惜别地和我们一一紧握过手；如此的单纯和直接，只说了几句“珍重”“再会”的道别话，便摆渡去了，那和善的马来人。

“再会吧，可爱的云边河啊！”我们的目的，是要出发到兴楼河了。

看看潭默默无声的背着包袱，我又不禁触景生情，泛滥起一阵惜别的潮汐：啊，别了！那寂寞的小城，那浓厚醉人的椰花香，那朴素耿直的居民，那鳄鱼出没的云边河，那绿油油的曼格罗丛，那沉默寡言的马来船夫，那在黄泥路上优游觅食的猪、狗、鸡、鸭，……别了，一切！我们又像无告的游子，踏上渺茫的旅途上，投向远方去了。为着生活，谁知何时何日，才能再相逢咧

从云边到兴楼河，这东海岸的边陲线上，简直是令人难以想像的那么荒芜的一个大原野。因为离开铁路干线太远了，只有一条公路维系着交通，还没有铺上柏油，一路是黄泥和小红石。公路的两旁，完全是原始的

郁绿的森林，深山和大泽，丛生着参天的古老的大树，间杂着矮小的多刺的灌莽、蔓藤和荆棘；繁殖着形形色色的，凶猛的，驯良的，丑陋的，美丽的，有毒的，无毒的鸟兽和蛇虫。谁敢在这里冒险开辟居住呢？这原始山野的地方！好在马来亚的公路和特产的胶锡，同样是世界著名的，是够多也够平坦，徒步起来也不会感到怎样的不方便。这该感谢前人们，用了生命、血汗和时间踏出来的道路。

我们行了约莫两里路，经过那点缀着三两间亚答屋的小云边，几声狗吠之后，一切便回复于原有的旷野的岑寂了。远远望去，路的尽头，好像紧接着天边，构成一条漫长无休止的线条，在这条路线上，却空洞洞的没有半个行人，甚至一只鸡一条狗也不见出现，连那在内地各小城里经常看见推起来伊伊呀呀的独轮木车，也找不到了。多寂寞的原野啊，只有在密林里，不断发出响亮的充耳的蝉鸣。我们三个人，就像绿海里的三只小舟，在迂缓地航行着，显得多么渺小可怜呢！

行了一程又一程，远山的树木迎接在跟前了，可是，好像走马灯一般，路还是那么悠长，伸向丛绿中的远方的山峰下了，永远也跑不完似的。我们行得也够累了，脚支有点酸软，衣服都湿透了汗，有如给人浇了一身水。大家都有点气促了，但谁都不想坐下来休息一会儿，宁可忍耐一点拖着，怕的是挨晚时分来了，找不着歇宿的地方。如果要露宿在这猛兽出没的荒野里，该是

多么危险的事啊！于是，我们甘愿冒着赤道下的热辣辣的太阳光，继续前进了。

辽阔的天空，光亮亮的没有结上半朵云彩，太阳的强烈光芒，蒸发着酷暑的气氛。把大地晒得炙热了，路旁的树林里，也分泄着郁翳的脂息。谁的喉咙都干渴得难耐，快要忍受不住了。但，附近又没有小溪流，有如在沙漠里，难于找到水源；又没有别的可以止渴的东西，只好硬着头皮，不绝的用舌头翻着仅有的口涎。干渴的刑罚，实在比饥饿还来得要人的命咧！

琳提着他那条权作狗棍用的树枝，不断地搞拨着丛生在路旁的蔓萝，不一会，像发现了什么大秘密似的惊叫了：

“喂，有了，不用再发愁了，这些‘老鼠偷冬瓜’，可以拿来解渴的；快来摘多点呀，一路上有得好食！”他一边用手摘着生在蔓萝上的小毛果，一边得意的喊着。

我和潭也相帮着上前来采摘、搜寻，一阵子之间，摘了一大堆，差不多把那些淡红色的小毛果摘光了，只剩下生满着绿油油的软毛的叶子，和青翠的小花，在发着浓郁的气味。我的喉咙已经焦燥得难忍了，舌头上涌上一阵咸涩的苦味。

“这些小冬瓜该怎样吃的呀？”我叫了，恨不得立即吞下一大把才痛快。对于极为口渴的人，倘若有人送来一杯水，或是能够止渴的东西，他该愿把身上所有的

长物来奉赠的吧！琳到底不愧为长期流浪过热带山芭的好汉子，这回若是没有他，我们可够苦了。

“还急什么，你看我吃来，就这样——”他把那小毛果，用两只手掌一轧，扁裂了，撕开来，挖掉那里面的瓜子，用牙齿来括食那些果肉，一啖一啖的吃着；那过多的橙黄色的果汁，从他的手臂上顺流下来，滴落地上：“嘻，好食的哩，够甜！”

我们也跟着劈劈剥剥的轧来吃，居然，这些甜里带酸的果汁，啖了好几个下肚，也立即消解了我们的小渴；真的，连精神也就能够提了起来。我们用布把其余的包了一袋，好预备在路上有得享用，便马上赶赴我们的路程了。

太阳已经渐渐往西倾斜了很多度，大地，还是热烘烘的像个火炉，发着暑气；天空坦荡荡的一片蔚蓝，只有在东北角积了几朵镶着灿烂的白边的云团，显然，没有半点下雨的意思了。这样亢旱烦热的天气，看来也许会继续支持好久的日子，这赤道线下的酷热啊！只消几个钟头的时间，我们的脸孔像饮了过量的烈酒一般，也给晒得发烧了，谁都是涨红红的，同时也不住的冒出汗点。赤道下的风，也是灼热的，真的会把人吹昏。没有起风的时候，那野生的棕榈的羽叶，那巫萝金树新绿的嫩芽，那迎风而舞的葵扇树，那开着白花的斯茅草，一动也不动，静静的，静静得像一幅原野的立体的画图。只有不时吹来的轻风，飘送着一阵浓密的翳人的野花香

味，才感到一点儿凉爽的快意的享受。最糟的是偶尔刮来一股大风，把路上的泥尘卷扬起来，变成漫天浑浊的黄沙雾；迷得眼也睁不开，连呼吸也有些不自在，一下子便教脸孔上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。这使人想起了中国塞北上，那时常扬起的黄尘蔽日的风砂。现在，这热带的荒凉的原野，只有我们孤独地徒步着，一切沉静得令人有点发慌呢！在这个境地里，谁也不想多说话，怕是惊动了一草一叶似的，默默的望着前头，对着那些终年碧绿的野树林，起了下意识的感触。天边，似乎离开我们越来越远了。

突然，打头上，掠过了哗——哗——哗——的一声尖锐的长鸣，划破了太空的岑寂。那么峻急，一只大老鸦，拍动着一双黑翼，箭也似的飞去遥远的树梢了，却引起了一些高树枝桠上，那鹁鸪雀、青丝雀、白头翁、黄莺的银铃般的清晰而嘹亮的叫声，大尾松鼠也在吱吱的叫了，非常敏捷地在树上跳跃着，十分写意地甩着过大的尾巴。

一忽间，泛着蔚蓝色的高空上，出现了一只大苍鹰，对着我们一下高一下低的打着圈子，盘旋着，追逐着，它也许把我们当作点心，像鸡子一样看待哩！我们也警惕地提防着它的俯冲姿态，它那坚强的喙喙，和锐利的脚爪，被它袭击着了可不是玩的。但，相持了不久，它跟踪了一会，也许知道不是扑食的目标，便掉头飞向更远的天边去。……

“嘿，你们看，前面有人在行走呢，快点赶上去吧！”素来眼利的琳，用树枝指着远方，说。

我们跟着望去，果然，远远的路的尽头处，快要拐弯的地方，一个黑色的身影，在移动着，大家不约而同地，欢欢喜喜的加紧了脚步。可不是，谁都愿意在寂寞的旅途中多个同路人罢。

“是呀，好极了，我们有了伴了！”好沉默的潭也快乐地应了一声。

紧紧的赶过了一阵，渐渐地，我们快要赶上了前面那个独行人了，已经很清楚看出他的背影：是一个老头子，背脊微驼，手里扶着一条棍子，挑着一件小行李，脚步沉重而缓慢的，却也够稳定而坚实的前进着。

“喂喂，乡里！你是要到兴楼，出新昭南模范村的么？打从哪里起程呀？”我以跑步式的首先赶上前去问，和他平行着了。

“是呀，我是要出兴楼，去新加坡，当然要经过模范村，和丰盛港的。从云边起程，你们呢？也是要到兴楼去么？”他回头看了我们一眼，率直地和我答话。一面脱开了戴在头上的破毡帽，揩着脸上的汗流，气吁吁的，有点累了的样子。

“我们也是要到兴楼，到模范村的呀，今日晏昼打云边来的，一路嘛！”我搭讪着，看他那佝偻的身子，还要挑着行李，委实太难受了。在我们，空着手跑着也已经觉得累呢。我说：“好吧，让我来替你担一程！”

“不必了，行个把路算得什么！前时在唐山，也经常跑得更远的呢，还要担着百多斤的货物！现在老了，所以行得慢些，唉……”他把担挑转了肩膊，耸了一耸身。

“恐怕你喉咙也干了，大热天，吃点果子解解渴吧。”我把一袋小毛果递了过去。

“哦，不用罗，我自己有滚水。这些野果我也不能食，是很湿热的，你们也是少食些才好！而且呀，你们以后要小心，有种野果是有毒的，能够食死人，也有食了令人发癫的。南洋地的野生食物，千万不要太大意！”反为给他关切地提醒我们了。

噢，他对南洋野生植物的知识，比我们经常流浪于热带山芭的人还更丰富，更熟悉，这老头子，真教我们惭愧了！我不禁呆了一下，愕然起来。

“你们是新加坡仔么？看你们的态度倒好似是的！”他问起了，一扯谈，便成了老相识似地。

“是的，我们是新加坡仔，不过为着两餐，什么地方都到过罗。你老人家在云边做工呢，还是耕芭的？”像对着一个闷葫芦，我起了好奇心，来探问一下；究竟，那老家伙，在这满目荒凉的异国，怎样生活的呀！

原来，老头子来这州府地，已经有三十年那么长久了。青年时代便出洋，一个人漂流到这举目无亲的异国；从此，像一株适宜热带的植物，扎实地生下根来，没有回过乡下一次，也许永远不能回乡了，连家乡怎样

也不明不白了。在家乡，谁不羡慕南洋客呢？眼看着不少赤手空拳的乡里人，到南洋闯了几年，忽然间变成富翁，回家乡置田买地，建屋造楼，娶妻纳妾了。谁都知道有句口头禅：“南洋客无一千都有八百呀！”而且，那些油嘴的水客们还粉饰得多么厉害，南洋简直是遍地黄金的好地方；说什么“到南洋去，就拾烟头，一日也有几块钱入息呀！衣食又平，几年后，还怕不发财吗！”的确，在乡间苛捐杂税的确重，实在也难以生活；于是，他凭着一腔热情，勇敢地学人家出洋，指望从此捞起。一踏上这马来半岛，便到内地来捞，找生活。但三十年了，他的希望永没有实现过，从美丽的想像中跌了下来。锡矿工、割胶工、咕哩、打杂，什么都做过了，捞来捞去，依然光棍一条，连值钱的东西也不多存一件，不必再说那衣锦荣归的梦了。有一次，在吡叻属做矿工，因为该地水土恶劣，生了一场大病，险些送了性命。此外热带特有的脚气症，蚊毒症，也是患过了。他后来到了新加坡，想另寻出路，怎知不久，残暴的日寇又打了进来，把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以后，这罪恶的日子，更加难找生活了。他只得应了日本军冈部队的招请木匠，调到云边来做工，不觉间已经过了两年。缩衣节食，大概积了一点钱，又想逃回狮岛去，便假说要到外埠探戚，向部队请假，今天才收拾行李动身的。他姓陈，没有什么别的嗜好，只是爱饮酒；因为年纪大了，为着抵抗水土不服和疾病的侵袭，只好用酒来

舒展血气，提神，变成朝夕不离的东西了。他没有老婆，也没有儿女，连远亲近戚也难得半个，只几个做工的同事还交得来，此外，便孤寂地度过这悠长的岁月。热带的酷暑生活，折磨他，剥夺他的健强体格，渐渐地显得衰弱，颓唐，白了不少头发，变成一个佝偻的老人了！……

“听说兴楼新村里有好酒卖，是吗？”不知怎的，他又发着酒瘾，问起我来：“唉，没有饮过好酒已经很久了，前时二角钱就有一大杯玫瑰露或五加皮，还有一把花生好吃。而今，在云边有钱也买不到，只饮山芭酒，大多是用番薯酿的，全无半点酒味。要是新村里有酒卖就好罗！”

“酒吗？在新村是应该有得卖的，陈李济、五加皮、史国公、玫瑰露……什么酒都会有吧；不过，太贵了，动不动就几百块钱一杯！你想，人家是新加坡大埠客疏散入来。哪一样能不讲究？派头自然不同嘛！听说咏春园、天一景的大酒楼，也在里面开分店呢，点心包饺，应有尽有，你老人家一定有得享受哩！”我不能不敷衍他几句。

“有得卖就好呢，不过上大酒楼去饮，太高贵了，我可不便！最好是小酒铺，一杯清酒，一把花生，慢慢斟酌斟酌。而今一切贵了，什么都贵了！旧时在唐山，一毫子就有一大碗，饮个够，……现在战事打成这样，唐山的人又不知怎样罗……”他一面说，一面望着远

方，引起了无限惆怅的样子。

“唐山么？不用说一定比这州府地更惨，更艰难过日子。”琳率直的加上把嘴，可不管这些话使对方发生什么影响。

“是嘛，一定更惨的，家破人亡！州府地种禾一年有两三道好收成，尚且不够米食；要捱木薯，食到脚肿脚烂，衣着又无一件好的。州府地还可以随便，在唐山就苦罗，到冬天起北风，落雪就会冻死人！我三十年从没有返过唐山罗，在州府地捱死一世，无家可归，唉……”果然，惹起了老头子不胜感慨的话了。

“嗯……”我没有回答。也不能回答，头上被什么东西敲得发痛：这国仇，家恨，能够忘记么？在上吡叻，眼看着多少印度人和中国同胞，活活的饿死在路上，就像我们也好久没有嗅过米气，还要过着逃亡生活。这些血债，还能忘记吗？

我们一行人，一路跑一路说，转了一个弯子，不知不觉，已来到有人开垦的芭地了。起先我们看到遥远处不住的涌起着白蒙蒙的浓烟，和吹送过来的一阵燃烧着的植物的焦灼气味，还夹着一缕被烧死的血腥的兽香；接着我们便看见一望无际的正在被开辟的处女地了。在这辽阔的芭场上，布满着锯倒了的野树木。有些已被火烧过了的那坚实而长大的树干，变成了一条黑色的长炭；有的还在硬挺挺的直立着，危危欲坠的快要倒下来。那些尚未烧透的深深盘在地下的大树头，仍在冒出